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東坡志林
第二卷 祭祀 兵略 時事 官職 致仕 隱逸 佛教 道釋 異事

祭祀

八蠟三代之戲禮

蠟■拆蠟恹紗紗芝■鷓紗繁一繁熾洵恹恹■■紗玲磳恹攀芝■玲攀磳玲■恹恹椀最湊揀椀甄紗玲椀昀磳玲攀磳玲■椀甄紗玲椀昀磳玲攀玲攀熾■椀攬攀繁最熾恹恹恹■■燼椀八蠟，三代之戲禮也。歲終聚戲，此人情之所不免也，因附以禮義。亦曰不徒戲而已矣。祭必有屍，無屍曰「奠」，始死之奠與釋奠是也。今蠟謂之「祭」，蓋有屍也。貓虎之屍，誰當為之？置鹿與女，誰當為之？非倡優而誰！葛帶榛杖，以喪老物，黃冠草笠，以尊野服，皆戲之道也。子貢觀蠟而不悅，孔子譬之曰：「一張一弛，文、武之道。」蓋為是也。

記朝門

紹聖二年五月望日，敬造真一法酒成，請羅浮道士鄧守安拜奠北斗真君。將奠，雨作，已而清風肅然，雲氣解駁，月星皆見，魁標皆爽。徹奠，陰雨如初。謹拜首稽首而記其事。

兵略

匈奴全兵

匈奴圍漢平城，群臣上言：「胡者全兵，請令強弩傳兩矢外鄉，徐行出圍。」李奇注「全兵」云：「惟弓矛，無雜仗也。」此說非是。使胡有雜仗，則傳矢外鄉之策不得行歟？且奇何以知匈奴無雜仗也？匈奴特無弩耳。全兵者，言匈奴自戰其地，不致死，不得與我行此危事也。

八陣圖

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，壘石為八行，相去二丈。桓溫徵譙縱，見之，曰：「此常山蛇勢也。」文武皆莫識。吾嘗過之，自山上俯視，百餘丈，凡八行，為六十四絕，絕正圓，不見凹凸處，如日中蓋影。予就視，皆卵石，漫漫不可辨，甚可怪也。

時事

唐村老人言

僊耳進士黎子雲言：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，莊民之老曰允從者，年七十餘，問子雲言：「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？於官有益乎？」子雲言：「官患民貧富不均，富者逐什一益富，貧者取倍稱，至鬻田質口不能償，故為是法以均之。」允從笑曰：「貧富之不齊，自古已然，雖天公不能齊也，子欲齊之乎？民之有貧富，由器用之有厚薄也。子欲磨其厚，等其薄，厚者未動，而薄者先穴矣！」元符三年，子雲過予言此。負薪能談王道，正謂允從輩耶？

記告訐事

元豐初，白馬縣民有被殺者，畏賊不敢告，投匿名書於縣。弓手甲得之而不識字，以示門子乙。乙為讀之，甲以其言捕獲賊，而乙爭其功。吏以為法禁匿名書，而賊以此發，不敢處之死，而投匿名者當流，為情輕法重，皆當奏。蘇子容為開封尹，方廢滑州，白馬為畿邑，上殿論奏：「賊可減死，而投匿名者可免罪。」上曰：「此情雖極輕，而告訐之風不可長。」乃杖而撫之。子容以謂賊不乾己者告捕，而變主匿名，本不足深過，然先帝猶恐長告訐之風，此所謂忠厚之至。然熙寧、元豐之間每立一法，如手實、禁鹽、牛皮之類，皆立重賞以勸告訐者，皆當時小人所為，非先帝本意。時范祖禹在坐，曰：「當書之《實錄》。」

官職

記講筵

祕書監侍講傅堯俞始召赴資善堂，對邇英閣。堯俞致謝，上遣人宣召答曰：「卿以博學參預經筵，宜尊所聞，以輔不逮。」堯俞講畢曲謝，上復遣人宣諭：「卿講義淵博，多所發揮，良嘉深歎。」是日，上讀《三朝寶訓》，至天禧中，有二人犯罪，法當死，真宗皇帝惻然憐之，曰：「此等安知法，殺之則不忍，捨之無以勵眾。」乃使人持去，笞而遣之，以斬訖奏。又祀汾陰日，見一羊自擲道左，怪問之，曰：「今日尚食殺其羔。」真宗慘然不樂，自是不殺羊羔。資政殿學士韓維讀畢，因奏言：「此特真宗皇帝小善耳，然推其心以及天下，則仁不可勝用也。真宗自澶淵之役卻狄之後，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，其源蓋出於此。昔孟子論齊王不忍殺穀觶之牛，以為是心足以王。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及於百姓，豈不能哉？蓋不為耳！外人皆雲皇帝陛下仁孝發於天性，每行見昆蟲螻蟻，遶而過之，且勸左右勿踐履，此亦仁術也。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，則天下幸甚！」軾時為右史，奏曰：「臣今月十五日侍邇英閣，切見資政殿學士韓維因讀《三朝寶訓》至真宗皇帝好生惡殺，因論皇帝陛下在宮中不忍踐履蟲蟻，其言深切，可以推明聖德，益增福壽。臣忝備位右史，謹書其事於冊，又錄一本上進，意望陛下彩覽，無忘此心，以廣好生之德，臣不勝大願！」

禁同省往來

元祐元年，餘為中書舍人，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洩，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，禁同省往來。余曰：「諸公應須簡要溝通，何必栽籬插棘！」諸公笑而止。明年竟作之。暇日讀樂天集，有云：「西省北院，新構小亭，種竹開窗，東通騎省，與李常侍窗下飲酒作詩。」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窗以通東省，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，可歎也。

記盛度誥詞

盛度，錢氏婿，而不喜惟演，蓋邪正不相入也。惟演建言二后並配，御史中丞范諷發其姦，落平章事，以節度使知隨州。時度幾七十，為知制誥，責詞云：「三星之媾，多戚里之家；百兩所迎，皆權要之子。」蓋惟演之姑嫁劉氏，而其子娶於丁謂也。人怪度老而筆力不衰，或曰：「度作此詞久矣。」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講筵，上未出，立延蘇殿中，時軾方論周禮擅議宗廟，蘇子容因道此。

張平叔制詞

樂天行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誥云：「吾坐而決事，丞相以下不過四五，而主計之臣在焉。」以此知唐制，主計蓋坐而論事

也，不知四五者悉何人？平叔議鹽法至為割剝，事見退之集；今樂天制誥亦云「計能析秋毫，吏畏如夏日」，其人必小人也。

致仕

請廣陵

今年吾當請廣陵，暫與子由相別。至廣陵逾月，遂往南郡，自南郡詣梓州，泝流歸鄉，盡載家書而行，迤邐致仕，築室種果於眉，以須子由之歸而老焉。不知此願遂否？言之悵然也。

買田求歸

浮玉老師元公欲為吾買田京口，要與浮玉之田相近者，此意殆不可忘。吾昔有詩云：「江山如此不歸山，江神見怪驚我頑。我謝江神豈得已，有田不歸如江水！」今有田矣不歸，無乃食言於神也耶？

賀下不賀上

賀下不賀上，此天下通語。士人曆官一任，得外無官謗，中無所愧於心，釋肩而去，如大熱遠行，雖未到家，得清涼館舍，一解衣漱濯，已足樂矣。況於致仕而歸，脫冠佩，訪林泉，顧平生一無可恨者，其樂豈可勝言哉！餘出入文忠門最久，故見其欲釋位歸田，可謂切矣。他人或苟以藉口，公發於至情，如飢者之念食也，顧勢有未可者耳。觀與仲儀書，論可退之節三，至欲以得罪、病而去。君子之欲退，其難如此，可以為進者之戒。

隱逸

書楊樸事

昔年過洛，見李公簡言：「真宗既東封，訪天下隱者，得杞人楊樸，能詩。及召對，自言不能。上問：『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？』樸曰：『惟臣妾有一首云：更休落魄耽盃酒，且莫猖狂愛詠詩。今日捉將官裏去，這回斷送老頭皮。』上大笑着，放還山。」餘在湖州，坐作詩追赴詔獄，妻子送餘出門，皆哭。無以語之，顧語妻曰：「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詩送我乎？」妻子不覺失笑，餘乃出。

白雲居士

張愈，西蜀隱君子也，與予先君游，居岷山下白雲溪，自號白雲居士。本有經世志，特以自重難合，故老死草野，非槁項黃馘盜名者也。偶至西湖靜軒，見其遺句，懷仰其人，命寺僧刻之石。

佛教

讀壇經

近讀六祖《壇經》，指說法、報、化三身，使人心開目明。然尚少一喻；試以眼喻：見是法身，能見是報身，所見是化身。何謂見是法身？眼之見性，非有非無，無眼之人，不免見黑，眼枯睛亡，見性不滅，故云見是法身。何謂能見是報身？見性雖存，眼根不具，則不能見，若能安養其根，不為物障，常使光明洞徹，見性乃全，故云能見是報身。何謂所見是化身？根性既全，一彈指頃，所見千萬，縱橫變化，俱是妙用，故云所見是化身。此喻既立，三身愈明。如此是否？

改觀音咒

《觀音經》云：「咒咀諸毒藥，所欲害身者，念彼觀音力，還著於本人。」東坡居士曰：「觀音，慈悲者也。今人遭咒咀，念觀音之力而使還著於本人，則豈觀音之心哉？」今改之曰：「咒咀諸毒藥，所欲害身者，念彼觀音力，兩家總沒事。」

誦經帖

東坡食肉誦經，或云：「不可誦。」坡取水漱口，或云：「一碗水如何漱得！」坡云：「慚愧，闍黎會得！」

誦金剛經帖

蔣仲甫聞之孫景修言：近歲有人鑿山取銀礦至深處，聞有人誦經聲。發之，得一人，云：「吾亦取礦者，以窟壞不能出，居此不知幾年。平生誦《金剛經》自隨，每有飢渴之念，即若有人自腋下以餅餌遺之。」殆此經變現也。道家言「守一」，若飢，「一」與之糧；若渴，「一」與之漿。此人於經中，豈所謂得「一」者乎？

僧伽何國人

泗州大聖《僧伽傳》云：「和尚何國人也。又世雲莫知其所從來，云：『不知何國人也。』」近讀《隋史·西域傳》，乃有何國。餘在惠州，忽被命責僧耳。太守方子容自攜告身來，且弔余曰：「此固前定，可無恨。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，一夕夢和尚告別，沈問所往，答云：『當與蘇子瞻同行。後七十二日，當有命。』今適七十二日矣，豈非前定乎！」餘以謂事之前定者，不待夢而知。然餘何人也，而和尚辱與同行，得非夙世有少緣契乎？

袁宏論佛說

袁宏《漢紀》曰：「浮屠，佛也，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。佛者，漢言覺也，將以覺悟群生也。其教也，以修善慈心為主，不殺生，專務清淨，其精者為沙門。沙門，漢言息也，蓋息意去欲，歸於無為。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，隨復受形，生時善惡皆有報應，故實行修善道以煉精神，以至無生，而得為佛也。」東坡居士曰：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，雖淺近，大略具足矣。野人得鹿，正爾煮食之耳，其後賣與市人，遂入公庖中，饌之百方。然鹿之所以美，未有絲毫加於煮食時也。

道釋

贈邵道士

耳如芭蕉，心如蓮花，百節疏通，萬竅玲瓏。來時一，去時八萬四千。此義出《楞嚴》，世未有知之者也。元符三年九月二十一日，書贈都嶠邵道士。

書李若之事

《晉·方技傳》有幸靈者，父母使守稻，牛食之，靈見而不驅。牛去，乃理其殘亂者。父母怒之，靈曰：「物各欲食，牛方食，奈何驅之？」父母愈怒，曰：「即如此，何用理亂者為？」靈曰：「此稻又欲得生。」此言有理，靈固有道者耶？呂猗母足得痿痺病十餘年，靈療之，去母數步坐，瞑目寂然。有頃，曰：「扶起夫人坐。」猗曰：「夫人得疾十年，豈可倉卒令起耶？」靈曰：「且試扶起。」兩人夾扶而立，少頃，去夾者，遂能行。學道養氣者，至足之餘，能以氣與人，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，謂之「布氣」。吾中子迨少羸多疾，若之相對坐為布氣，迨聞腹中如初日所照，溫溫也。蓋若之曾遇得道異人於華嶽下雲。

記蘇佛兒語

元符三年八月，餘在合浦，有老人蘇佛兒來訪，年八十二，不飲酒食肉，兩目爛然，蓋童子也。自言十二歲齋居修行，無妻子。有兄弟三人，皆持戒念道，長者九十二，次者九十。與論生死事，頗有所知。居州城東南六七里。佛兒嘗賣菜之東城，見老人言：「即心是佛，不在斷肉。」餘言：「勿作此念，眾人難感易流。」老人大喜，曰：「如是，如是。」

記道人戲語

紹聖二年五月九日，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，緘題其一曰：賣「賭錢不輸方」。少年有博者，以千金得之。歸，發視其方，曰：「但止乞頭。」道人亦善鬻術矣，戲語得千金，然亦未嘗欺少年也。

陸道士能詩

陸道士惟忠字子厚，眉山人，好丹藥，通術數，能詩，蕭然有出塵之姿，久客江南，無知之者。予昔在齊安，蓋相從游，因是謁子由高安，子由大賞其詩。會吳遠遊之過彼，遂與俱來惠州，出此詩。

朱氏子出家

朱氏子出家，小名照僧，少喪父，與其母尹皆願出家。照僧師守素，乃參寥子弟子也。照僧九歲，舉止如成人，誦《赤壁賦》，鏗然鸞鶴聲也，不出十年，名聞四方。此參寥子之法孫，東坡之門僧也。

壽禪師放生

錢塘壽禪師，本北郭稅務專知官，每見魚蝦，輒買而放，以是破家。後遂盜官錢為放生之用，事發坐死，領赴市矣。吳越錢王使人視之，若悲懼如常人，即殺之；否，則捨之。禪師淡然無異色，乃捨之。遂出家，得法眼淨。禪師應以市曹得度，故菩薩乃現市曹以度之。學出生死法，得向死地走之一遭，抵三十年修行。吾竄逐海上，去死地稍近，當於此證阿羅漢果。

僧正兼州博士

杜牧集有《燉煌郡僧正兼州學博士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詞》，蓋宣宗復河、湟時事也。蕃僧最貴中國紫衣師號，種世衡知青澗城，無以使其等，輒出牒補授。君子予其權，不責其專也。

卓契順禪話

蘇臺定慧院淨人卓契順，不遠數千里，陟嶺渡海，候無恙於東坡。東坡問：「將甚麼土物來？」順展兩手。坡云：「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。」順作荷擔勢，信步而去。

僧文輩食名

僧謂酒為「般若湯」，謂魚為「水梭花」，雞為「鑽籬菜」，竟無所益，但自欺而已，世常笑之。人有為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，與此何異哉！

本秀非浮圖之福

稷下之盛，胎驪山之禍；太學三萬人，噓枯吹生，亦兆黨錮之冤。今吾聞本、秀二僧，皆以口耳區區奔走王公，洵洵都邑，安得而不敗？殆非浮屠氏之福也。

付僧惠誠游吳中代書十二

妙摠師參寥子，予友二十餘年矣，世所噉知其詩文，所不知者，蓋過於詩文也。噉好面折人過失，然人知其無心，如虛舟之觸物，蓋未嘗有怒者。

徑山長老維琳，行峻而通，文麗而清。始，徑山祖師有約，後世止以甲乙住持。予謂以適事之宜而廢祖師之約，當於山門選用有德，乃以琳嗣事。眾初有不悅其人，然終不能勝悅者之多且公也，今則大定矣。

杭州圓照律師，志行苦卓，教法通洽，晝夜行道二十餘年矣，無一念頃有作相。自辨才歸寂，道俗皆宗之。

秀州本覺寺一長老，少蓋有名進士，自文字言語悟入。至今以筆研作佛事，所與游皆一時文人。

淨慈楚明長老自越州來。始，有旨召小本禪師住法雲寺。杭人憂之，曰：「本去，則淨慈眾散矣。」餘乃以明嗣事，眾不散，加多，益千餘人。

蘇州仲殊師利和尚，能文，善詩及歌詞，皆操筆立成，不點竄一字。予曰：「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」，故與之遊。

蘇州定慧長老守欽，予初不識。比至惠州，欽使侍者卓契順來問予安否，且寄十詩。予題其後曰：「此僧清逸絕俗，語有璨、忍之通，而詩無島、可之寒。」予往來吳中久矣，而不識此僧，何也？

下天竺淨慧禪師思義學行甚高，綜練世事。高麗非時遣僧來，予方請其事於朝，使義館之。義日與講佛法，詞辨蠶起，夷僧莫能測。又具得其情以告，蓋其才有過人者。

孤山思聰聞復師作詩清遠如畫，工而雅逸可愛，放而不流，其為人稱其詩。

祥符寺可久、垂雲、清順三闍黎，皆予監郡日所與往還詩友也。清介貧甚，食僅足而衣幾於不足也，然未嘗有憂色。老矣，不知尚健否？

法穎沙彌，參寥子之法孫也，七八歲事師如成人。上元夜予作樂減慧，穎坐一夫肩上顧之。予謂曰：「出家兒亦看燈耶？」穎愀然變色，若無所容，啼呼求去。自爾不復出嬉游，今六七年矣，後當嗣參寥者。

予在惠州，有永嘉羅漢院僧惠誠來謂曰：「明日當還浙東。」問所欲幹者，予無以答之。噉念吳、越多名僧，與予善者常十九，偶錄此數人以授惠誠，使歸見之，致予意，且謂道予居此起居飲食狀，以解其念也。信筆書紙，語無倫次，又當尚有漏落者，方醉不能詳也。紹聖二年東坡居士書。

異事

王烈石髓

王烈入山得石髓，懷之以餉嵇叔夜。叔夜視之，則堅為石矣。當時若杵碎或錯磨食之，豈不賢於雲母、鐘乳輩哉？然神仙要有定分，不可力求。退之有言：「我寧詰曲自世間，安能從汝巢神仙。」如退之性氣，雖出世間人亦不能容，叔夜倅直，又甚於退之也。

記道人問真

道人徐問真，自言濰州人，嗜酒狂肆，能啖生蔥鮮魚，以指為鍼，以土為藥，治病良有驗。歐陽文忠公為青州，問真來從公游，久之乃求去。聞公致仕，復來汝南，公常館之，使伯和父兄弟為之主。公常有足疾，狀少異，醫莫能喻。問真教公汲引氣血自踵至頂，公用其言，病輒已。忽一日求去甚力，公留之，不可，曰：「我有罪，我與公卿游，我不復留。」公使人送之，果有冠鐵冠丈夫長八尺許，立道周俟之。問真出城，顧村童使持藥笥。行數里，童告之求去。問真於髻中出小瓢如棗大，再三覆之掌中，得酒滿兩者二，以飲童子，良酒也。自爾不復知其存亡，而童子徑發狂，亦莫知其所終。軾過汝陰，公具言如此。其後貶黃州，而黃岡縣令周孝孫暴得重腿疾，軾試以問真口訣授之，七日而愈。元祐六年十一月二日，與叔弼父、季默父夜坐話其事，事復有甚異者，不欲盡書，然問真要為異人也。

記劉夢得有詩記羅浮山

山不甚高，而夜見日，此可異也。山有二樓，今延祥寺在南樓下，朱明洞在沖虛觀後，雲是蓬萊第七洞天。唐永樂道士侯道華以食鄧天師棗仙去，永樂有無核棗，人不可得，道華得之。餘在岐下，亦得食一枚雲。唐僧契虛遇人導游稚川仙府，真人問曰：「汝絕三彭之仇乎？」虛不能答。沖虛觀後有米真人朝門壇，近於壇上獲銅龍六，銅魚一。唐有《夢銘》，云「紫陽真人山玄卿撰」。又有蔡少霞者，夢遣書牌，題云：「五雲閣吏蔡少霞書。」

記羅浮異境

有官吏自羅浮都虛觀游長壽，中路睹見道室數十間，有道士據檻坐，見吏不起。吏大怒，使人詰之，至則人室皆亡矣。乃知羅浮凡聖雜處，似此等異境，平生修行人有不得見者，吏何人，乃獨見之。正使一凡道士見己不起，何足怒？吏無狀如此，得見此者必前緣也。

東坡昇仙

吾昔謫黃州，曾子固居憂臨川，死焉。人有妄傳吾與子固同日化去，且云：「如李長吉時事，以上帝召他。」時先帝亦聞其語，以問蜀人蒲宗孟，且有歎息語。今謫海南，又有傳吾得道，乘小舟入海不復返者，京師皆雲，兒子書來言之。今日有從廣州來者，雲太守柯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所在，獨道服在耳，蓋上寶也。吾平生遭口語無數，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，吾命在門間而身宮在焉。故其詩曰：「我生之辰，月宿南斗。」且曰：「無善聲以聞，無惡聲以揚。」今謫我者，或云死，或云仙，退之之言良非虛爾。

黃僕射

虔州布衣賴仙芝言：連州有黃損僕射者，五代時人。僕射蓋仕南漢官也，未老退歸，一日忽遁去，莫知其存亡。子孫畫像事之，凡三十二年。復歸，坐阼階上，呼家人。其子適不在，孫出見之。索筆書壁云：「一別人間歲月多，歸來人事已消磨。惟有門前鑑池水，春風不改舊時波。」投筆竟去，不可留。子歸，問其狀貌，孫云：「甚似影堂老人也。」連人相傳如此。其後頗有祿仕者。

沖退處士

章督，字隱之，本閩人，遷於成都數世矣。善屬文，不仕，晚用太守王素薦，賜號沖退處士。一日，夢有人寄書召之者，雲東嶽道士書也。明日，與李士寧游青城，濯足水中，督謂士寧曰：「腳踏西溪流去水。」士寧答曰：「手持東嶽寄來書。」督大驚，不知其所自來也。未幾，督果死。其子襍亦以逸民舉，仕一命乃死。士寧，蓬州人也，語默不常，或以為得道者，百歲乃死。常見餘成都，曰：「子甚貴，當策舉首。」已而果然。

臞仙帖

司馬相如諂事武帝，開西南夷之隙。及病且死，猶草《封禪書》，此所謂死而不已者耶？列仙之隱居山澤間，形容甚臞，此殆「四果」人也。而相如鄙之，作《大人賦》，不過欲以侈言廣武帝意耳。夫所謂大人者，相如孺子，何足以知之！若賈生《鵬鳥賦》，真大人者也。庚辰八月二十二日，東坡書。

記鬼

秦太虛言：寶應民有以嫁娶會客者，酒半，客一人竟起出門。主人追之，客若醉甚將赴水者，主人急持之。客曰：「婦人以詩招我，其辭云：『長橋直下有蘭舟，破月衝煙任意游。金玉滿堂何所用，爭如年少去來休。』」倉皇就之，不知其為水也。」然客竟亦無他。夜會說鬼，參寥舉此，聊為之記。

李氏子再生說冥間事

戊寅十一月，餘在僮耳，聞城西民李氏處子病卒兩日復生。餘與進士何旻同往見其父，問死生狀。云：初昏，若有人引去，至官府幕下。有言：「此誤追。」庭下一吏云：「可且寄禁。」又一吏云：「此無罪，當放還。」見獄在地窟中，隧而出入。繫者皆僮人，僧居十六七。有一嫗身皆黃毛如驢馬，械而坐，處子識之，蓋僮僧之室也。曰：「吾坐用檀越錢物，已三易毛矣。」又一僧亦處子鄰里，死已二年矣，其家方大祥，有人持盤食及錢數千，云：「付某僧。」僧得錢，分數百遺門者，乃持飯入門去，繫者皆爭取其飯。僧飯，所食無幾。又一僧至，見者擊跪作禮。僧曰：「此女可差人速送還。」送者以手擊牆壁使過，復見一河，有舟，使登之。送者以手推舟，舟躍，處子驚而寤。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耶？書此為世戒。

道士張易簡

吾八歲入小學，以道士張易簡為師。童子幾百人，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。太初，眉山市井人子也。餘稍長，學日益，遂第進士制策，而太初乃為郡小吏。其後餘謫居黃州，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，云：「太初已屍解矣。蜀人吳師道為漢州太守，太初往客焉。正歲日，見師道求衣食錢物，且告別。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，反坐於戟門下，遂卒。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，卒罵曰：『何物道士，使吾正旦舁死人！』太初微笑開目曰：『不復煩汝。』步自戟門至金鴈橋下，趺坐而逝。焚之，舉城人見煙燄上眇眇焉有一陳道人也。」

辨附語

世有附語者，多婢妾賤人，否則衰病不久當死者也。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，又能知人密事，然皆非也。意有奇鬼能為是耶？昔人有遠行者，欲觀其妻於已厚薄，取金釵藏之壁中，忘以語之。既行而病且死，以告其僕。既而不死。忽聞空中有聲，真其夫也，曰：「吾已死，以為不信，金釵在某處。」妻取得之，遂發喪。其後夫歸，妻乃反以為鬼也。

三老語

嘗有三老人相遇，或問之年。一人曰：「吾年不可記，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。」一人曰：「海水變桑田時，吾輒下一籌，爾來吾籌已滿十間屋。」一人曰：「吾所食蟠桃，棄其核於崑崙山下，今已與崑崙山齊矣。」以餘觀之，三子者與蜉蝣朝菌何以異哉？

桃花悟道

世人有見古德見桃花悟道者，爭頌桃花，便將桃花作飯，五十年轉沒交涉。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路而得草書之氣，欲學長史書，便日就擔夫求之，豈可得哉？

爾朱道士煉硃砂丹

爾朱道士晚客於眉山，故蜀人多記其事。自言受記於師云：「汝後遇白石浮，當飛仙去。」爾朱雖以此語人，亦莫識所謂。後去眉山，乃客於涪州，愛其所產丹砂，雖瑣細而皆矢鏃狀，瑩徹不雜土石，遂止鍊丹。數年，竟於涪州白石仙去，乃知師所言不謬。吾聞長老道其事甚多，然不記其名字，可恨也。《本草》言：「丹砂出符陵谷。」陶隱居云：「符陵是涪州。」今無復採者。吾聞熟於涪者云：「採藥者時復得之，但時方貴辰錦砂，故此不甚採爾。」讀《本草》偶記之也。